

秘密的世界及其成因——

美共與莫斯科情報機構的關係探析

◎ 賈慶軍

自美國共產黨建立以來，它就受到美國保守勢力不斷地攻擊。在諸多攻擊中最具殺傷力的，便是指控美共充當蘇聯的「第五縱隊」，參與蘇聯的間諜情報工作。他們認為美共成了「史達林的士兵」，¹成了認賊作父，出賣祖國利益的叛徒。那麼這些指控到底有無道理？美共是否充當了蘇聯的工具？如果有此種行為的話，美共又是以何種依據、何種心態去做的？它的行為是否違背了本國的利益，換句話說，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在美共那裏是如何協調的？本文將在這一系列問題上展開論述。

一 美共與莫斯科的秘密情報活動

根據新材料來看（本文的原始檔案大多來自於科賴爾等編的《美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世界》與《美國共產主義的秘密世界》），美共確實參與了莫斯科情報機構的秘密活動。這裏把莫斯科的情報機構分成兩部分：一是共產國際的國際關係部（OMS），一是蘇聯的國家情報部門。²這兩種情報部門看似獨立，實際上關係密切。它們都是由蘇聯人員控制的。國際關係部實際上成為了蘇聯利用各國共產黨來實現自身利益的仲介。隨後我們將會看到，國際關係部不僅反對外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事務進行指導、監督，還發展到讓他們進行情報、間諜活動的程度。

這些秘密活動有時由國際關係部來指揮，有時則直接由蘇聯情報部門參與。1935年，米哈依爾·托里澤取代奧西普·皮亞特尼茨基成為國際關係部的首腦，國際關係部與蘇聯情報部門的關係便更為神秘了，因為托里澤從1921年到1929年曾指揮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的國外間諜活動。³莫斯科使各國共產黨捲入情報活動達到了何種程度，至今仍不甚明瞭。但隨著新材料、新證據的不斷湧現，水下冰山的邊角在漸漸浮現，它的輪廓愈來愈明晰可辨。美共與莫斯科聯合秘密活動內容大致如下：

（一）參與莫斯科剪除異己的活動

1. 打入託洛茨基主義組織內部

1945年背叛美共的路易士·布登茲（他參與了諸多美共的秘密活動——筆者）說，在1937年和1938年他曾將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官員引見給兩個滲透到託洛茨基主義組織中的秘密美共黨員，其中一個秘密黨員就是西維亞·弗蘭克林。弗蘭克林隱藏得如此之深以致後來成為

了美共托派領袖詹姆斯·坎農的秘書。蘇聯人後來將弗蘭克林引見給他們的兩個秘密情報人員傑克·索布和羅伯特·索布倫。這兩個人曾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指示下打入歐洲托派組織內部去活動。1941年他們來到美國開展工作，其工作擴展到針對美國政府的間諜活動。⁴

2. 美共與暗殺托洛茨基事件

在蘇聯特工暗殺托洛茨基的活動中，美共情報人員也出了一分力。據路易士·布登茲說，他曾將滲透進美國托派組織的美共黨員魯迪·威爾引見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情報人員。威爾與美國托派份子西爾維婭·阿奇洛夫關係不錯。⁵而阿奇洛夫是托洛茨基的親信之一，她間歇地擔任托氏的秘書。蘇聯的格別烏們早就盯上了阿奇洛夫。格別烏們還將「消滅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機構搬到了墨西哥。⁶在蘇聯特工的精心安排下，威爾將一個充滿魅力的比利時人雅克斯·莫爾納德介紹給了阿奇洛夫。阿奇洛夫陷入了莫爾納德的情網。莫爾納德利用阿奇洛夫很便利地就接近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指令下，莫爾納德於1940年8月20日用冰鎊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刺殺。

許多資料表明莫爾納德原本是一個西班牙共產黨員，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成員，他的真實姓名是拉蒙·梅爾卡德爾。⁷在這一暗殺行為上，美共所扮演的仲介角色無疑是非常成功的。

3. 竊取洛夫斯頓集團的檔

美共始終沒有放鬆對異端洛夫斯頓集團的打擊。1939年，洛夫斯頓在一個國家會委員會上聽證時說，1938年7月他的家被盜了，丟失的不是財物，而是政治檔。

最新解密的檔案資料表明上述竊取行為是美共所為，其中也牽涉到莫斯科。1938年9月19日，剛到莫斯科不久的美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拜特·圖海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信中說：「臭名昭著的傑伊·洛夫斯頓的所有檔案都已落在我們中央委員會的手中。這些檔案完整地記錄了十年來洛夫斯頓的信件、文獻、行蹤和財政情況，一直追溯到洛夫斯頓被開除出共產黨的時候。」圖海還談到白勞德（時任美共書記——筆者）要將其中關於國際事務的部分資料送到莫斯科，以備莫斯科在「最有利的時機使用它們」⁸。

1939年1月21日，共產國際幹部部的負責人安德里耶夫致信季米特洛夫說，美共的控制委員會「獲得了大量顯示洛夫斯頓派的罪行檔。現在正在製作洛夫斯頓派檔案檔的副本，在近期內這一檔案材料將要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⁹ 1939年1月26日魯迪·貝克爾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美共秘密機構工作的摘要》，這一文件確認了美共的竊取行為。¹⁰

4. 清洗國際縱隊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時，英、法、美諸國都持孤立政策，蘇聯發揚國際主義精神，通過共產國際招募了一支約3萬人的國際志願軍——國際縱隊，其中絕大部分是共產黨員。美共也招募了約3,300名志願者參加。美國志願者組成了阿伯拉罕·林肯營、喬治·華盛頓營、麥肯基——巴比紐營、約翰·布朗炮兵連和美國醫療隊。

共產國際在招募國際縱隊時宣稱其目標是反法西斯主義，其他意識形態一概不咎。然而它沒有遵守諾言，仍然監督和清除縱隊中的托派份子和可疑份子。

美共也配合共產國際積極清除美國志願者中的異端份子。1937年3月13日，駐共產國際的美共

代表蘭道夫將他所收到的一份報告轉給共產國際。報告聲稱，一個叫伯特萊姆·沃爾夫的洛夫斯頓份子正趕往西班牙，他是「為托洛茨基與鮑烏姆¹¹或其他西班牙托派份子做牽線人的。」蘭道夫提醒共產國際「要盡快通知我們在西班牙的同志監視他並對之採取適當的措施。」¹²在後來國際縱隊對鮑烏姆的大清洗中，沃爾夫僅僅因為偶然的原因逃得一命。

相對於幸運的沃爾夫而言，林肯營中的阿爾伯特·華萊奇則未能逃過清洗行動。在因縱隊戰敗想要逃離西班牙的過程中，他被縱隊抓住並被槍決了。國際縱隊的長官托尼·迪茂（美共黨員，在國際縱隊中為軍事調查處工作——筆者）在呈給國際的關於阿爾伯特·M·華萊奇的報告中說：「他由於開小差和拜訪威倫西亞的美國領事而被逮捕並送往盧卡斯營。1937年12月他又一次在巴塞隆納接觸美國領事和使館軍事人員。他承認他經常受到上述領事的詢問並從其手中收到錢財……所有的證據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個間諜。」¹³一個為了自由而戰的戰士沒有死在戰場上，卻死於狂熱的同胞之手。

（二）美共、莫斯科與華盛頓

除了在清除異端的領域內美共與莫斯科積極合作外，美共的情報人員還滲透進美國政府部門，向莫斯科情報機構提供各種服務。典型的個案如下：

1. 向華府滲透

在聯邦政府的僱員中，有些是秘密的共產黨員。他們不僅滲透到了羅斯福的新政機構，如農業調整管理局、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以及拉弗萊特委員會，甚至還進入了國務院。在最近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兩份檔便是進入國務院的美共情報人員複製後送達國際的。

一份是美國駐法大使威廉·布里特寫給助理國務卿沃爾頓·莫爾的信的部分內容；一份是美國駐德大使威廉·多德1936年10月19日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它們於1937年1月5日一起被送抵共產國際。這兩份檔分別介紹了法國和德國的現狀，而後者則涉及到了美德關係、民主國家的命運、戰爭與和平及美國未來的對外政策等敏感話題。¹⁴

另外一些資料也證實了華盛頓情報集團的存在。蘇聯的蘇維埃軍事情報局（GRU，其國外情報活動規模比內務人民委員部要少一些）首腦伊里奇耶夫將軍1943年3月5日致信給季米特洛夫說：「根據我們在美國的代表報告，一個由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挑選出來進行情報工作的共產黨集團正在華盛頓活動。這個集團是由一個名叫『彼得』的中央委員會成員領導的。我們的代表進一步報告那個集團的成員與『彼得』的合作並不愉快，因為他對情報工作幾乎漠不關心，對獲取的情報也不感興趣。請告知，這一集團是否屬你所有。」¹⁵

這一檔明確顯示了美共在政府中情報活動的存在，以及它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情報機構的密切聯繫。

2. 原子間諜案

「原子間諜案」在美國曾經喧囂一時，至今仍是撲朔迷離。在人們將主要目光聚集在克里姆林宮上時，卻很少有人知道美共情報人員在蘇聯間諜竊取美國原子彈秘密的活動中也曾出過力。其中一個關鍵的人物是美共黨員莫里斯·柯恩。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在一個蘇聯人開辦的秘密學校裏學習秘密的無線電操作技術，不久他被招募為蘇聯情報人員。同時他也是美

共秘密機構的成員。他被策劃竊取原子彈秘密活動的內部人民委員部軍官瓦西里·祖比林看中，成為計劃中的一顆棋子。

在竊取美國原子彈秘密情報的活動中，莫里斯·柯恩與其妻子羅娜·柯恩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1992年，一個退休的高級克格勃官員阿納托利·亞茨可夫在炫耀其發現美國的原子彈計劃的功勞時說，正是莫里斯·柯恩最先使蘇聯情報人員與一個美國物理學家取得了聯繫，而這個物理學家最終給蘇聯人提供了最重要的美國核秘密。亞茨可夫還提到羅娜·柯恩是他同曼哈頓計劃的內部人員保持聯繫的主要仲介人之一，羅娜還兩次從一個不知名的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人員手中獲取過重要資料。¹⁶

亞茨可夫的敘述現今無法全部證實。但美共秘密成員參與蘇聯竊取原子秘密活動大致可以確定。1950年，一個叫克勞斯·福齊斯的曾參予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學家向英國政府供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且是蘇聯間諜。這就引發了西方國家的一系列調查，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許多嫌疑人。當朱利斯·羅森堡和艾塞爾·羅森堡夫婦被捕時，柯恩夫婦悄悄地離開了紐約。1953年羅森堡夫婦被控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處死刑時，柯恩夫婦則輾轉到達了莫斯科。1993年羅娜·柯恩去世，莫里斯·柯恩退休後一直居於莫斯科，開始是蘇聯情報機構，後來則是由俄羅斯情報機構來贍養他。

3. 白勞德及其家庭與莫斯科的牽連

白勞德1927、1928年曾領導過泛太平洋工會書記處的工作，在共產國際這一重要的從事秘密工作的機構中，白勞德對莫斯科的秘密活動應該是十分了解了，對於白勞德是否捲入了蘇聯的情報活動，人們評論不一。最近解密的材料顯明了白勞德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聯繫。

1940年11月末，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總頭目拉夫倫提·貝利亞致信季米特洛夫說：「收到一封來自紐約的美共中央委員會書記白勞德同志的電報，是寄給共產國際的領導的，現轉寄給你。」貝利亞在信後還說明「史達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已知道了此事。」¹⁷白勞德的電報講到了關於墨西哥共產主義組織等四個問題。¹⁸從這個檔可以看出白勞德與蘇聯情報機構的緊密聯繫。

除此之外，有資料證明白勞德的妹妹瑪格麗特·白勞德一直在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在1938年1月19日白勞德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他要求將其妹調離這一敏感的崗位，他說：「我的小妹瑪格麗特·白勞德已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外事部在歐洲各國工作了七年了……如果美國不友好集團利用各種手段知曉了我妹妹在歐洲的工作並在美國利用這一資訊，這對我的政治工作是危險的……它直接關係到蘇美關係以及我們的黨在美國的工作。」¹⁹季米特洛夫也諒解白勞德的憂慮，1938年1月24日他致信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葉若夫說：「現轉遞白勞德（美共書記）同志的便條給你，從我的立場看，我認為解除他妹妹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外事部的工作在政治上是合宜的。」²⁰

更令人驚奇的是，白勞德的妻子伊裏恩·白勞德在蘇聯是一個很有實力的人物。她原名賴沙·波利索夫娜，十月革命時她是一個擁有「緊急權力」的司法政委。革命後她成為蘇維埃國家法院主席團的一員。之後她又在飢餓救濟組織、紅色工會國際等機構內工作。1926年她與白勞德結婚，改名為伊里恩·白勞德。她的身份使白勞德便於同蘇聯政府取得聯繫。有人說伊里恩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人，目前尚無證據證實。只有一封拜特·圖海寫給她的密信顯露出些許痕跡，信是用暗語寫的，大意是一個情報網被破壞了，需要魯迪·貝克爾（美共

秘密機構的負責人——筆者）和伊里恩幫助他們度過難關。²¹

處於這樣的家庭氛圍中，白勞德不得不時時在意，步步小心，以免刺激美國人那敏感的神經。

4. 為莫斯科提供情報人員

雖然1933年蘇美建交，但暗地的爭奪仍然激烈。就是在二戰期間內務人民委員部也不忘在美國政府及其他組織內發展情報人員。其中大部分成員就是美共黨員。下面的材料反映的就是蘇聯情報機構在招募人才時所進行的調查。

1942年7月7日，布林沙可夫和葉格羅夫致信季米特洛夫，詢問「關於美共黨員阿爾伯·伊蘭諾維奇·費爾羅班德的信息」。²²

1944年10月，菲廷又讓季米特洛夫提供四個美國公民的資訊，其中兩個是政府僱員，一是在美國司法部工作的考普倫·裘蒂；一是在戰略情報局工作的鄧米·伊利那。²³

1945年5月6日，菲廷又讓季氏調查一個名叫弗雷德·湯普遜的秘密美共黨員。²⁴

除此以外，內務人民委員部還調查過美國經濟戰爭局的查理斯·弗勞圖，戰略情報局的利連·豪爾、唐納德·韋勒，戰爭生產局的愛德華·菲次傑拉德、維克多·皮爾羅、馬格多夫，負責外事工作的哈樂德·格拉澤和美國參院戰爭動員附屬委員會的查理斯·克萊默等。而後面的六個人就是美國有名的伊麗沙白·本特麗間諜案中提到的皮爾羅集團的成員。²⁵

類似的檔還有許多，這裏不再一一引用。從這些檔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情報機構招募情報人員的範圍很廣，有國際縱隊的老戰士，有知名記者，還有聯邦僱員。儘管職業各式各樣，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公開的或隱密的美共黨員。不難理解，正是共產國際控制下的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為莫斯科在各國開展情報活動提供了很大便利。聯繫美共與莫斯科的其他活動，我們不覺要提出一些問題，美共秘密活動的依據是甚麼？為何美共會如此地忠誠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與蘇聯），並為此不惜與本國人民和政府為敵？換句話說，美共如何能夠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擁護共產國際的「國際主義精神」呢？

二 美共秘密活動的原因探析

（一）美共秘密活動的理論依據

1920年8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二十一條》，如同《聖經》中的「十誡」一樣，《二十一條》成了共產主義世界的神聖誡條，它要求共產國際的皈依者以虔誠、敬畏之心去嚴格奉行。其中的第3條這樣寫道：「在幾乎所有的歐美國家裏，階級鬥爭正在進入內戰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人就不要對資產階級法律持有甚麼信心。他們必須隨處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機構，在此關鍵時刻，這將有助於黨履行其革命的義務。在所有那些根據其軍事法和特別法共產黨人不能合法開展全部工作的國家裏，將合法工作與不合法工作結合起來是絕對必要的。」²⁶除此之外，其中還有如下條款：

4. 在傳播共產主義理想的義務中，尤其必要的是在軍隊中進行持續地、系統的宣傳。在

根據特別法而禁止這種宣傳的地方，必須以不合法的方式進行。放棄這種工作就等於背叛革命義務，這與第三國際成員的身份是不相宜的。

6. 每個想要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必須不僅要揭露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而且要揭露社會和平主義的欺詐與虛偽；必須全面地向工人們表明，不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甚麼國際仲裁法庭，裁軍，國聯的『民主』重組都不會使人類免於新的帝國主義戰爭。

14. 每一個想要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都必須在蘇維埃共和國反對所有反革命力量的鬥爭中給予全力支援。共產黨要展開明確的宣傳活動，引導工人們拒絕運輸供給蘇維埃共和國敵人的軍火，要在被送去鎮壓工人共和國的軍隊中進行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宣傳。

21. 拒絕共產國際的條件和觀點的黨員，按原則必須被清除出黨。²⁷

逐一看來，第3、4條強調的是，為了順利進行革命，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就不要顧及現行的法律。遵循現行的法律就意味著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背叛；第6條的含義是，要想使人類擺脫戰爭，就要放棄狹隘的愛國主義，向現在的國家、國際組織開戰，為了共產主義的規則而放棄資本主義國家的秩序和規則是理所應當的；第14條則確立了蘇聯在各國共產黨中的核心位置，為形成以蘇共馬首是瞻的局面奠定了基礎；最後一條是共產國際的通牒：如果你願意成為共產主義的鬥士，你就要做到上面所要求的一切，無私地奉獻你的一生，否則請你走開。

《二十一條》就為美共開展不合法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此外還有列寧為此行動原則做的註釋，列寧在談到工會問題時講道：「我們必須要經受住所有這些情況（指工會中的不友好行為——筆者），要允諾作出任何犧牲，甚至在需要時訴諸各種策略、計謀、非法手段，訴諸謊言和遁詞，只是為了進入工會，為了留在他們中間，為了不惜一切代價在他們中間開展共產主義工作。」這些手段不存在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為摧毀舊的剝削社會和將所有勞動者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而服務的。」「我們批判所有脫離人類社會和階級的道德……我們說我們的道德是完全服務於無產階級鬥爭這一利益的。」²⁸

（二）美共秘密活動的歷史依據

儘管有了《二十一條》，但這一條款似乎並不適用於向來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國，而且美國也未發生共產國際所預測的內戰。可是不久美國人自己就為美共履行《二十一條》提供了條件：這就是席捲全國的赤色恐懼症。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將1919年的美國人搞得精神錯亂，如1919年4月的郵寄炸彈事件，6月的幾起爆炸事件（其中包括剛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默的住宅被炸事件）。這些行為激起了美國人的歇斯底里情緒。²⁹向來以自由主義形象自居的帕爾默一反常態，在獲取了政府和大眾的積極支持後發動了大規模的鎮壓和逮捕行動。他將一切激進的瘋狂行為都算在了赤色份子頭上，俄國與東南歐的移民、激進團體、社會黨及剛剛成立的美國共產黨等都成了主要的逮捕和驅逐的對象。從1919年11月到1920年夏，大約有5,000人被捕和500多人被驅逐。雖然赤色恐懼症不久便消失了，但美共卻不得不因此轉入地下。美共本來可以在民主的條件下合法地開展許多活動，卻因這場恐懼運動而與十月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一樣，以地下技術開展各種活動。這為美共訓練各種秘密活動技藝提供了環境，也為其以後情報間諜活動提供了歷史經驗。

為了開展地下活動，美共建立了系統的秘密機構。在20年代美共的秘密機構沒有甚麼發展，只有到了1929年清除了洛夫斯頓集團之後，美共才集中全力建設秘密機構。1929年10月17日

的《工人日報》公開聲稱，美共要「為重要黨機關的不合法運作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³⁰1930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再次指示美共要將不合法工人與合法工作結合起來。美共要通過這種不合法工作擺脫員警的監視，保護黨的財產不被暴露，開展監視和滲透進敵人的組織的活動以及執行其他的秘密任務。同年，共產國際官員B·華西里也夫通知美共：「所有的合法黨組織現在都有義務去建立和鞏固不合法機構。他們都必須馬上採取措施。在現存合法黨委員會中建立一個不合法活動指揮中心。」³¹

在共產國際的催促下，美共選中約瑟夫·彼德斯來領導其秘密機構。資料顯示，從1932年到1938年是由彼德斯負責美共的秘密機構的，從1938年開始是魯迪·貝克爾接替彼德斯來指揮這些機構的。³²

正是在彼德斯和貝克爾的主持下，美共秘密機構的活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它花了很大力氣清除內奸和異己份子，嚴肅黨紀、整頓黨的隊伍，努力滲透到敵人的內部進行秘密活動。它的工作是如此出色，以致逐漸向海外擴展活動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情報部門愈來愈欣賞它。雙方的合作愈來愈密切，美共的不合法活動的範圍也從單一的鼓吹暴力手段擴展到清除內奸、保護黨組織並進一步打進敵對陣營內部去獲取情報的程度。

（三）美共秘密活動的心理和精神基礎

1. 共產國際塑造出的人類拯救者形象

形成美共的基本精神輪廓的，就是共產國際塑造出的無產階級戰士——人類拯救者的形象。1919年3月2日到6日，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產生了《共產國際宣言》（以下簡稱《宣言》），這份由查里斯·拉可夫斯基、N·列寧、G·季諾維也夫、列昂·托洛茨基、弗里茨·普萊頓簽署的經典文獻真實地反映出了共產主義者的世界觀和心態。

《宣言》先是批判了這個混亂不堪的世界：兩幫貪婪的資本家發動的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是飢餓、寒冷、流行病和道德上的野蠻；自由競爭走到了終點，壟斷和托拉斯主宰了世界，「當國家政權完全依附於金融資本的目標，將人類領向帝國主義的屠宰場時，金融資本通過這種大屠殺已完全將國家及其本身軍事化了。它只能通過血和鐵的方式才能行使其基本的經濟職能。」³³

有無走出危機的出路呢？《宣言》宣告了歷史事實的不可逆性。自由主義已經終結，國家壟斷不可避免。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由哪個階級來掌管國家的權力，是壟斷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它宣稱「只有無產階級專政能夠縮短當前危機的進程，因為它並未繼承財產的特權和權利，而是產生於飢餓大眾的需要。為這一目標它將組織起所有物資和力量，引進普遍勞動義務制，建立工業紀律制度，這樣就會在幾年之內醫治好戰爭創傷並將人類提升到一個從未夢想過的新的新的高度」。³⁴

《宣言》接著推出了如下的結論：

- （1）階級的統治下才會有各民族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
- （2）只有無產階級革命能結束殖民統治和殖民壓迫。人類的一切希望皆在無產階級的身上，

脫離苦海走向自由與正義的美好未來的千禧之福將會在無產階級的大革命中兌現。

(3) 無產階級專政下人民將會得到更多的民主和自由。³⁵

在作了上述的前景展望之後，《宣言》宣布實踐的機會已經到來，「農民造反地主，勞工造反資本家，兩者聯合反抗專制和民主的官僚政治，這一定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士兵反抗軍官，並進一步導致軍隊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份子的急劇分化。使國家和國家爭鬥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或正在轉變成階級對抗階級的內戰。」

《宣言》得出結論，無產階級革命是人類獲得拯救的唯一途徑。正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這一使命，才有必要建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就是為實現革命而進行公開的大眾活動的國際，是行動的國際。……現今國際共產黨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世界秩序，並在那裏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³⁶

《宣言》最後發出了救世主般的號召：

全世界的無產者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野蠻的戰爭中，在反抗專制的戰爭中，在反抗特權階級的戰爭中，在反抗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財產的戰爭中，在反抗所有形式和種類的社會和民族的壓迫的戰爭中——團結起來！

在工人委員會的旗幟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在為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中，所有國家的無產者聯合起來！³⁷

通觀這篇《宣言》，我們可以察出其原初的動機和最終的目的，那就是全人類的幸福、和諧與自由。對這一理想的表達早已屢見不鮮了，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從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都認為人類能夠依靠理性創造一個自由、完美、和諧的理想國，在其中剝削、壓迫、奴役、邪惡都將被消滅。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基於其上的《共產國際宣言》則是這一理想的現代表達。然而這一理想的現代板卻與其他理想主義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馬克思及其擁護者將共產主義現世化、實踐化，使之變成了一種當下的歷史使命，它不再是只停留在人們觀念中的夢想，也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烏托邦，而是明天就可以實現的人間天堂。《共產國際宣言》就明確表達了這一願望。其次是找到了拯救全人類、建立天堂的現世擔當者——無產階級。正是這兩個顯著的特點使共產主義比其他理想主義更具吸引力。

這種表達的後果是使無產階級這一有限的載體承擔起了無限的使命，使每個無產者都感受到一種無限的精神上的膨脹，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人類的拯救者。這一人為的自我託付造就了無產階級無比的優越之感，也使之對自身的要求無比的嚴格。它勢必要求它的每一個成員拋棄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立場，投入到以人類整體利益為基礎的國際主義之中。這一無限的身位就為他們無法無天的行為（包括情報活動）奠定了基礎，成為歷史使命的執行者和救世的英雄的誘惑成為許多人加入共產國際的精神動力。美共中的許多領導人和黨員也不例外，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共領袖威廉·福斯特。

2. 美共黨員的心態

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沒落》一書中，福斯特詳細描述了走向共產主義的心路歷程。他寫道：

很久以前我對甚麼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真正含義一無所知，但我卻被一個現象所產

生的尖銳的問題所困擾，那就是：千百萬人被迫走進工廠去工作，這裏提前成了他們的墳墓，他們一生都生活在窮困之中，而那些富人卻一生享盡榮華，他們許多人明顯是游手好閒的無用之人。我不能忍受這種情況。此外，我自己在工作中的艱苦經歷也有助於我充分體驗這種遭遇。這種等級的不公平徹底傷害了我內心深處的平等意識。在我在工廠工作的許多年裏，在艱苦的工作，微薄的工資，冗長的工時的環境中，我內心這種反抗精神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明朗。我命中註定要參加革命運動。³⁸

可以看出，福斯特的性格天生對於正義、公平極為敏感，對人類的命運深為關切，這種心性品質無疑為他接受共產主義提供了契機。

按福斯特的說法，他經歷了四次精神上的嬗變才走進了共產主義的大門：第一次他拋棄了宗教信仰，潘恩的理性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趕走了他心中的上帝。

第二次是他與整個資本主義文化決裂，開始接受社會主義的觀點。在他此時的眼光裏，資本家對社會是無用而有害的，只有工人才是有用的生產者，他們能夠創造出比資本家們建立的更好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他寧可做一個道德高尚的窮工人，也不願做一個剝削他人的有產者。

他精神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拒絕了社會民主黨的溫和立場。他逐漸認為，任何改革資本主義的作法都不會導致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仍是資本主義本身意識形態的延伸，必須通過艱苦的鬥爭，用革命手段摧毀過去的一切，才會走上社會主義。

最後他自豪地說：「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對我來說是我的整個先前生活經歷的邏輯發展的頂點，我已經到達了我最終的政治目標」，「它給我機會讓我去做我的內心和思想中最想做的事——為反抗反動的資本主義，走向進步的社會主義而鬥爭」。³⁹在這裏他萬分感謝列寧，是列寧那「完整的個人品質和性格」及其天才的作品使他「站在了堅實的革命的土壤上」。⁴⁰

通過對福斯特的思想轉變的考查，我們發現，首先是其天生的性格和生活經歷為他接受共產主義提供了可能。然後是共產主義理論、列寧的著作則提升了他原本具有的熱情，並為它提供了實現的可能性依據。

福斯特的例子是有代表性的，大多數共產主義者的心態都大致如此，正如福斯特所說：「至少從更普遍的角度來看，我這種漫長的意識形態發展代表著一條更寬廣的知識增長之路，這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大眾所走的道路。」⁴¹福斯特的精神歷程再次生動地告訴我們，共產主義之所以吸引人，首先是因為它迎合了人的天性中的某些道德激情，如嚮往公平、正義、自由等等，然後它以雄辯的語言論證這些美好的東西明天就可以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實現。加入這一事業的人便是歷史的締造者、人類的救星。就像福斯特時常宣揚的：「我們正處在一個偉大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要取代資本主義。……這一工作不會太長久了；它不是一件暗淡而遙遠的未來之事……世界社會主義正歷史性地站在我們的門口，實際上它已經跨過了門檻，它的到來將把人類從長期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在其面前開啟它現在做夢都未曾敢於夢到的自由、進步和幸福。用不了多久，資本主義制度帶著所有它有組織的貪婪和暴力將會僅僅成為人類的一個陰暗的記憶，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未來，在那裏將會實現我們人類最美好的東西。」⁴²還能想像出比這更崇高的事業嗎？他們有甚麼理由不為之奮鬥，為之犧牲奉獻呢？從美共黨員薩拉·喬丹的自白中，我們可以更為具體地了解共產主義者的這種心

態：

上帝！我是多麼憎惡賣《工人日報》！……以及四處游說！這又是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但我這樣做了，我做了。我這樣做是因為如果我不做的話，我將不能在明天面對我的同志們。我們都為同樣的原因而這樣做：我們互相負責。如果我們不能抵擋住風言風語去做事的話，就意味著對彼此的背叛。要知道，人們是從來不理解這些事的。他們對我們說，共產黨在你們的頭上舉著一根鞭子！他們不明白，那根鞭子是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裏，我們自己舉著它，而不是互相舉著。⁴³

這段自白向我們表明，共產主義並不是用外在暴力強制要求人們為它獻身的，而是將它的要求內置於每個黨員的心中，將歷史使命的榮耀澆灌在每個人的身上，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供其驅策。薩拉心中的鞭子就是這樣一種觀念：我和同志們所從事的是一項無比榮耀、無比高尚的事業，我們為成為其中的一份子而自豪。為了它我們願意獻出一切，我們要努力完成它所交付的一切任務，以促進那即將到來的革命的勝利和新世界的建成。

正是這種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使命感鞭策他們去克服所有的困難和不快，去做他們之前所不願或不能做的事。這種參與創造歷史、挽救人類正義的誘惑是如此之大，以致已離開美共領導層的前美共領導人之一吉爾·格林在對其六十年的黨員生涯作總結時說：「如果重新來過會怎樣呢？我會說，我不知道還能在其他的甚麼地方能夠找到那種參與的感覺，能實際參加那麼多的鬥爭。（我們的）黨確實有一個特徵區別於社會黨，它是行動者的政黨……人們會問：『我們知道你對許多問題有自己的獨立的觀點。為什麼你仍留在黨內呢？』我會說，『要知道，我不認為我是一個獨立到不需要任何組織的人。如果你們有人告訴我有一個更好的組織，我會加入它！』這就是我的理由。我沒有找到其他我可以加入的組織。」⁴⁴還有甚麼組織能比共產主義理想更能滿足人們的夢想，更能滿足他們行動的願望呢？誰不渴望心中的天堂早日在地上實現呢？

具有這樣的心理基礎和精神結構，再加上堅實的理論依據、歷史的經驗，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共產國際那苛刻的《二十一條》會被各國共產黨心甘情願地接受了，為何美共會加入到莫斯科指揮的各種情報活動之中去了。

註釋

- 1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troduction, 1.
- 2 蘇聯的情報機構名稱變換頻繁，開始時叫做契卡（Cheka），後來改為國家政治保衛局（GPU，格別烏），不久又發展成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接下來又曾被稱為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MKGB）等，直到後來那個聞名世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
- 3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Fridrikh Igorevich Firsov, *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 4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42.

- 5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42.
- 6 (波蘭)伊薩克·多依徹(Isaac Deutscher), 施用勤等譯:《先知三部曲·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519;格別烏(GPU)即國家政治保衛局,1934年格別烏已由內務人民委員部所代替,可能是由於習慣,多依徹仍將這一稱呼延續了下來。
- 7 (波蘭)伊薩克·多伊徹:《先知三部曲·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頁520、545。
- 8 RTsKhIDNI495-74-466 (RTsKhIDNI是俄羅斯近代史文獻保存和研究中心的縮寫,數位是檔案卷數和頁碼——筆者),轉引自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29、130。
- 9 RTsKhIDNI495-74-472,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10.
- 10 RTsKhIDNI495-74-466,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88.
- 11 POUM, 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其路線與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相似。
- 12 RTsKhIDNI 495-14-81,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54、155.
- 13 RTsKhIDNI545-6-1008,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62.
- 14 RTsKhIDNI515-1-4077,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13-117.
- 15 RTsKhIDNI 495-74-486,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107.
- 16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22.
- 17 RTsKhIDNI 495-74-478,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35.
- 18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35、236.
- 19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41.
- 20 RTskh IDNI 495-74-465,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43.
- 21 RTskhIDNI 495-14-128,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47、248.
- 22 RTskhIDNI495-73-191,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97.
- 23 RTskhIDNI495-74-485,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295.
- 24 RTskhIDNI495-74-485,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304、305.
- 25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313.

- 26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estport, Connecticut·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Volume I , 346.
- 27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 346-349.
- 28 Guenter lewy , *The Cause That Failed: Communism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1990),27.
- 29 [美]J·布盧姆(J.Blum)等著，楊國標等譯，《美國的歷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298、299。
- 30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73.
- 31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71.
- 32 RTskhDNI495-74-472 ,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ill M.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87-94.
- 33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 56.
- 34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 57.
- 35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 58-60.
- 36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 62.
- 37 Johnp011,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 62.
- 38 William Z. Foster, *The Twilight of World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9) , 157.
- 39 William Z. Foster, *The Twilight of World Capitalism*, 162.
- 40 William Z. Foster, *Pages From a Worker's Lif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8), 294、295.
- 41 William Z. Foster, *The Twilight of World Capitalism*, 162.
- 42 William Z. Foster, *The Twilight of World Capitalism*, 168.
- 43 John Gerassi, "The Comintern, the Fronts , and the CPUSA", in *New Studies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U.S. Communism*, ed. Michael Brown, Randy Martin, Frank Rosengarten and George Snedeker(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3),85.
- 44 Anders Stephanson, "Interview With Gil Green", in *New Studies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U.S. Communism*, ed. Michael Brown, Randy Martin, Frank Rosengarten and George Snedeker, 325.

賈慶軍 寧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西方政治文化史、西方史學史研究。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九期（2007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